



红色街垒

衍 一 著

紅色街壘

衍一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紅色街壘

衍一著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广州大南路43号)

广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版字第1号

新华书店广东分店发行

广州印刷厂印刷

*

书号：1087·850×1168 1/32·4 9/16印张·103,000字

1957年12月第1版

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600

統一書号：R10111·211

定 价：(3)三角四分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以1927年广州公社起义为背景的一篇小說。故事是通过那时的一个海員工人的儿子——坤崽的經历来叙述的。

坤崽是一个十三岁不到的孩子，目睹和身受过起义前的反动統治的政治和經濟的迫害。在起义期間，他为要和父亲联系上而接触到他父亲的同志，便亲身經历了几乎是事件的全部經過。

他抓过特务，见过总司令，参加过街壘的砌筑，經過炮火的考驗，忍受着在战争中失去父亲的痛苦。后来，当起义失敗时，他給交托在一位老烈屬家，又經历事件之后的恐怖。但他却在各种考驗里成長了，变得坚强了。

他在战乱后找寻到散失了的母亲和弟妹，为了減輕母亲的痛苦，他自己却痛苦地保守着父亲死訊的秘密。

这一波瀾壯闊的革命起义，也影响和改变了坤崽一家的一些鄰居和他的朋友，甚至他們中的一对姐弟还成了坤崽家庭的成員。

最后，当坤崽和党的組織取得了联系之后，坤崽家又准备搬到老烈屬家去，乐观和充滿信心地迎接着起义后的第一个春节，也准备迎接新的革命斗争。

目 录

1. 堤上.....	2
2. “中央票”.....	7
3. 爸爸.....	10
4. “月当头”.....	16
5. 天亮时候.....	22
6. 沸腾的街.....	26
7. 苏维埃政府.....	31
8. 办一趟事去.....	36
9. 南堤码头.....	42
10. 队长.....	45
11. 第一夜.....	50
12. 狗密探.....	55
13. 捉落水狗.....	59
14. 最好的奖赏.....	63
15. 沉痛的消息.....	66
16. 铭叔.....	72
17. “真金子”.....	77
18. 情况变化.....	82
19. 冒险.....	87
20. 街壘.....	91
21. 华哥.....	96
22. 轉移.....	100
23. 搜查.....	104

24. 苦藥.....	108
25. 明仔姐弟.....	112
26. 我們是多数.....	118
27. 紅色的街壘.....	122
28. 伙計大佬.....	125
29. 媽媽.....	128
30. “新的”兒子.....	133
31. 永遠不忘.....	136

“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、被征服、被杀絕，他們从地上爬起来，揩干淨身上的血迹，掩埋好同伴的尸首，他們又繼續战斗了。”

——毛澤东

1 堤 上

一九二七年年底。

十二月的广州已经是相当冷了。特别是象这样的大清早上，连这热闹的一角——东堤，也显得冷落；加上工人失业的失业，少活做的少活做，过路的人很稀少，脸孔神色也阴郁郁的。

珠江流到这里也象塞死水大涌；河上那座王宫似的东海酒家，这时不用说是无声无闻，连岸上多少叫人注意的那些叫唤，全用行话的茶居伙计们的叫声也不响亮了。

那些大红大绿的紫洞艇，也象殡仪馆的灵车似的浮在水上。

小艇子简直就是漂在水里的死蟑螂，紧靠着堤岸泊着。

浑浊的水面，几滩泛光的油渍变动着形状，叫人看了厌恶。

一只玻璃瓶子，一冒一冒的浮在丈把远的洄水角里。这是一只洋酒瓶，是从泊在白鹅潭的那些外国军舰上扔到河里，漂到这儿来的。一阵风刮得它高高冒起来，又落下去，又冒起来，好象说：嘿，来呀，把我拈起来，嘿，多好的一只洋酒瓶呀！

这时，忽然从岸上飞来一颗石子，啪的击了它一个正着。它崩折了颈子，晃了两晃，卜噜噜冒起水泡沉下去了。

岸上站着一个十二岁上下的小家伙，他正松开咬紧的牙，满意地甩了一下手，然后，耸了兩下肩膀，好让他那件不合身的破短棉

襖妥貼一些。

他正要回过头去往街尾瞄一眼，但是，有一只大手忽然把他的后領拎住了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，瞎？”

那人穿一套夾布直襟衫褲，袖筒里露出那套紧袖管儿的羊毛綫衫，衣角拖着兩条綢帶子，腰側隆起一塊；他扯紧菱角嘴，上下唇都毛絨絨的，下巴左边有一个手指尖儿長的破相。这是一个便衣，一个密探，狗！他后側还有一个穿一套黑制服、打脚綁、扛着槍、一臉晦气的警察。

“我，”小家伙先是楞了一楞，后来，他就挺起直翘的鼻子，瞪着那双嵌在淡黄眉毛下的大眼睛，不服气地說，“等人嘛！”

“等人？丟那媽，我問你向河里扔什么？”

“擲玻璃酒樽。”

河面上的水波還沒完全消失，但已經扩散到好远好远。

“算了吧，是那么回事。”那警察啞着嗓子說，然后打了一个大呵欠。

“那么你等誰？”

小家伙往街尾一瞄，手一指：

“哪，来了。”

街尾拐角地方，另一个年紀也差不多的小家伙，正朝这里跑来。他身上穿的更破爛，象是披着一身飄帶，背上还揹了一只旧籬筐，边走边叫：

“喂——坤崽，坤——崽！”

这用不着說明，一眼看去就知道是撿破爛的。

那密探这才松开了拎住坤崽領子的一只手，十足象一只狗似的呲着他黃閃閃的牙齒，眼角一扯，招呼那个警察走开。

他还吆喝了一句：

“你快給我滾開這裡！”

坤崽邊調換地搓着他那雙光腳，邊听密探回答嚟嚟着的警察。

“你別小瞧這些黃毛小子……你知道那回，在四月里①我們抓到那幾個散傳單的共產黨，有一個就只有十五歲……臨槍斃還叫口號。盡是些不怕死的，人小，他們還管這些叫童子團哩。”

坤崽大力的擲了一把鼻涕甩到河里，咬牙切齒地想：哼，狗頭，你要是碰到我爸爸，不，要碰到這兒的劍仔隊②可够你瞧了！……

這會，那高叫坤崽的小傢伙已經跑過來了。他氣吁吁的問：

“怎么回事？那兩個混蛋……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他害怕我向河里扔炸彈。”

“什麼炸彈！”

坤崽給他的朋友講了剛才的事。接着說：

“他們越來越害怕……那次他們吃過炸彈，這回連別人扔石子都吓着了。”坤崽說完笑了笑。

“不過，你擲破了那只酒瓶真有點兒可惜！”阿牛說，“說不定還能賣個三分六……”

“呸，能賣三毫六我都不賣！”坤崽忽然冒火地搶着說，“這是那些來殺中國人的帝國主義扔下來的，是中國人就要抵制他們！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我難道把它拿在手上了？”

① 1927年4月15日廣東國民黨反動派隨着蔣介石的叛變革命，也勾結帝國主義進行大屠殺，逮捕槍斃共產黨員和工人。

② 為了反抗反革命迫害，工人們建立了許多武裝自衛組織，如海員工人的義勇團、自救隊。劍仔隊是黃包車工人組織的秘密武裝小組。

“誰說你拿了……它沉到河底去了!”

于是，他們都好笑，立刻扯回到他們目前的事上去。

“阿牛，走吧！你怎么这会才来？”

“看，还不是为了这个？我去弄了个大些的，”阿牛指的是籬筐，
“噯，怎么明仔不来？”

“啐，別說啦，他姐姐不讓他来。”

“爛泥！还怕姐姐，怕个屁！”

他們沿着大堤匆匆的走。坤崽瘦長的腿跨着大步，阿牛有点儿盤腿，也密密的加快脚步，肩碰肩地走在一起。

坤崽、阿牛和他們談論着的明仔是三个好朋友。坤崽是一个海員的儿子，他和爸爸是六月里才搬到东堤一条小街里住的，那是工人們鬧游行、开大会之后的事，不过，說搬家，几乎是常事了，坤崽也因为这样不在乎哪时候搬。总之，一到新的地方，他很快就習慣，并且交上一些他覺得投合的新朋友。他最先認識了同街斜对門的明仔。

明仔是一个代写書信、招牌、揮春的写字先生的儿子，媽媽早死了，就受比他大三四岁的姐姐管着。他姐姐还帮坤崽媽媽一起，合伙給一些杂货鋪伙計洗衣服，可是，她却是一个不好惹的坏脾气的姑娘，特別爱管她弟弟。大概这也是唯一叫坤崽、阿牛都不滿意的。

阿牛呢，他是誰也管不着的“自由人”，兩年前就沒爹沒娘，他自己也說不清他怎么会一个人从东江跑到广州来，他常說：“我記得我連拐杖儿也不拿，遇上恶狗有的是石子。”后来，他学会了撿破爛，这一下，他就开始独立生活了。他喜欢冲着別人說：“我不用你管！”这时，他埋怨明仔，又为他抱不平。

“噯，你那回还不是也領教过了！”坤崽頂了他一句。

“我，”阿牛齧齧他扁塌的鼻子，他在难为情的时候就这样，

“我用不着她管！”

坤崽提到的是他認識阿牛那一天的事。明仔邀了阿牛到門前來玩三棋，坤崽也參加了。三个完全給那玩意迷住了，到了吃晚飯，他們还在三三三地亂嚷，明仔的姐姐一次兩次叫不動明仔，她一氣把他們的三棋盤和棋子兒一起給用腳掃了。

阿牛的一些罵人的話奪口就出，明仔的姐姐却不等他說完，就捧起門口那桶水給照頭潑去。這一下，阿牛也只好退却，一溜煙的走了。當然，第二回阿牛仍然到過那里，仍然和坤崽、明仔玩三棋，有時，也約着到外邊去。

這一天，他們原來約好大清早在大堤上等，大家一起跟阿牛去見識，這就是說，去撿可以換點兒錢的破爛。坤崽並不是為了弄一些零食錢，而是因為爸爸失業了半年，想要阿牛帶他試一試，學會了，能賺些錢給媽媽可多好。明仔倒是為了湊朋友熱鬧，前一晚高高兴兴地答應跟他們一道來的，那知道一出門坎就給他姐姐叫回屋裡去了。

“我們究竟到哪儿去？”

“到沒有人的地方去。”

“在廣州哪儿沒人呢？”

“噤，你呀，人多的地方你還想撿到什麼？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走哇，”阿牛够神秘地壓低聲音說，“到黃沙那頭去。”

“噢！”

這時，他們還不過剛走過五仙門發電廠，當然，這兒有一些托着上了刺刀的槍在看守的憲兵。但是，在前面那長長的堤上、馬路上，却也有好些憲兵巡邏什麼的。

海珠公園也在眼裡，綠色的樹蔭下，在橋邊走道上，有一些行

人停下来看熱鬧。

坤崽首先發現，對着公園的靖海路上，一隊隊穿灰色軍服的國民黨士兵在蠕動，象一條草蛇似的爬向長堤。

2 “中央票”

儘管這並不是什麼不平常的新鮮事兒——那時候簡直到處是兵，到處都在打仗；不過，在眼前發生的事，每一樁都是吸引人的。

坤崽和阿牛加緊腳步，儘快地走到海珠公園的堤道上站住。

說起軍隊來，他兩個大概比大人還要熟悉些。

在郊區可不用說，在城里，他們簡直高興把哪兒當旅館就住到哪兒，只要那些揸駁壳槍，身上攬了橫直皮帶的官長一揮手，他們就跟着朝那間屋里走，隨時住到你那條街上，做了你的鄰居。然後，他們笨手笨腳的洗衣服，縫補破綻、扣子，卷煙，教孩子們說誰也不願意說的那些笑話，或者畫下流的畫兒。

現在他們又換上一副樣子，一身灰軍服，又髒又皺；軍毯、子彈帶橫一圍直一絆，把整個上身都捆住了；還有一串木柄手榴彈挂在腰上；那邊又是碗，背上懸着脖子吊下來的一頂笠帽。他們都把那頂圓框大頂的軍帽往腦後推，有的就索性把帽舌轉到腦後去，倒過來戴着；青青的光頭，在這樣天氣也滲滿了汗，板着臉，沒精打彩地扛着大槍，走着便步。

那挑着一挑籬筐，抬着鍋呀、鏟呀，身上給油垢、鍋泥染得花里斑駁的就是炊事兵。

有一些却是臨時差役，挑的是厚棉被鋪蓋、也許盛着大頭銀的箱子，這些都是屬於攬橫直皮帶子的官長的。當然，也有扛子彈的，也有背着洋鎗、鎗子的。

“那准是連長！”

“不，那是排長！”

“是連長！”

“是排長！你沒看到他穿的什麼——草鞋，看——三個班，哪，他只管三個班！”

“够神氣！”

“十排九死！”

“呵，呵，”阿牛不能不佩服坤崽；後來他就念起來：“一槍有中打兩槍，三槍打中你嘅排長！”

但是坤崽可沒有和他一齊唱，他只是說：

“他們又去打仗了！”

旁邊的大人也在議論着。他們說張發奎和李、白、黃○打仗了。這就是說廣東的士兵和廣西的士兵打仗。他們為什麼要打仗？他們的頭兒吵了架？……坤崽和阿牛都不懂。

“走吧！”坤崽用手肘碰一碰阿牛。

阿牛摸弄了一下挽着籬筐的繩子，就和坤崽繼續往長堤走。

那用大麻石塊砌得筆直的堤岸，船就靠攏在那里。它們都是些民船，搭客的花尾渡，可是，都給士兵們塞滿了。在船頭，在餐樓的頂篷上，手里橫拿着上了亮晃晃刺刀的槍的兵士，綑緊臉來回走，或者就象站崗似的站着。

兵士排着隊不停地涌進那搭伸到水面的碼頭去。更多的一些，士兵却就地在堤道上坐下來，他們開始抽煙、吐痰、吵架。

賣煙絲的，賣湯圓的，賣粥的，賣油器粉面的，賣“開胃嘢”的，還有賣那些下流唱本兒、故事書的小販，都在招徠士兵，做買賣，

○ 李、白、黃就是當時割據在廣西的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黃紹竑等國民黨軍閥。

鬧呀，嚷呀，長堤都成了个熱鬧的墟市啦！

当坤崙阿牛兩個，正想从一堆兵士那里挤过去时，忽然那堆士兵嘩的哄起来，有的手上抓把什么走开了。有个人大叫起来：

“这——这成什么世界！”

那是一个卖油器的小販，他抱住那浸了油变得光潤澄黃的竹篩在大嚷：

“我不要，不要，这些不值錢的中央票⊖！”

“反正是我們領来的餉銀。”

“見鬼，中央票也是錢，双毫也是錢，哈哈！”

“去他媽的嚷嚷，老子給了錢就是了！”

那个小販哭喪着臉不知所措的打轉。

“官長，官長，”他走到一个攬橫直皮帶的軍官面前，“四折呀，四折也沒人要呀！官長……这……”

在出發打仗的时候，官長們也要对士兵卖好，这是那时的規矩，誰不懂？那位官長呲了呲金牙，說：

“給了你錢还罗嗦！”

“实在是……我就是靠这……”

“去，滾！”官長瞪大了暴突的眼，大声一喝。士兵們哄然的都笑起来。

“什么……世……界……”小販嘀咕着，搯了一下鼻子，“我宁愿要东西换东西！”

“好呀，好家伙，”有个士兵打趣說，“我跟你换了这杆家伙吧，等我来拿你的篩子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

⊖ 这是当时在南京成立的国民党軍閥蔣介石政府發出的紙幣。

坤崽簡直氣得不得了。但是，這並不是全都挺壞，有一兩個士兵向那小販買兩塊油煎餅，遞給他格格响的雙毫銀角子找賬。

“走！”坤崽又催着阿牛走路。

“嗨，嗨，太多人了，熱鬧得擠不過去！”

“繞道，從內街穿出去！”

這時，他們都停下來，站着看看從哪里好走。旁邊却有一個士兵又嚷開了：

“他媽的，我忘了那雙新鞋，丟在營房啦！”

“算了，反正穿新鞋穿草鞋都看命，難道那顆棗子看着你的新鞋避開你！老弟！”

“哼，你真見鬼，全說上這些話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

阿牛好象想到什麼，他一把拉住坤崽就往回走。他說：

“不，不到黃沙去了。好傢伙，我沒想到……”

“什麼，你这是……”

“到營房去，到他們營房去！我知道那幾處住過他們的。”

坤崽只好跟着他走。不過，他心里有一點老不快樂的想頭：這些大兵，就這麼為了什麼也不值的票子就去打仗，去送死。他們為什麼不當一回兒？要是他，坤崽，那他就把那些個頭兒、軍官、還有那個張發奎給呸了，然後學上他爸爸那份手藝下船去，這樣大家不就都過太平日子！

但是，爸爸不是給公司硬開除了么？……

3 爸 爸

這一天大清早就碰上一些“彩頭”不太好的事，當然，他們也拿

不定究竟有沒有“彩头”这回事；不过，結果运气还不算是那样坏。

临到晚飯時間之前，坤崽和阿牛已經找到了那么一座算是营房的大屋。它是第三間了，总算沒有連垃圾屑儿都給左近的人扫走。他們撿到大半籬筐的破爛东西，而且还卖了八毫子东銀^①——他們不肯要“中央票”，卖油条的小販那回子事教乖了他們啦。

除了当午先就卖了一毫三分六杂件，兩個人吃了兩碗大杂粉，他們剩下的就不多不少，每人平分到兩個双毫。

这一点，阿牛真是够朋友！沒有說的！

分手以前，他們为了一个意外撿到的子彈夾子和兩顆全好的子彈，猜了一回“石头、剪刀、布”，阿牛出了“剪刀”碰到了坤崽的“石头”，于是，这玩意又归了坤崽。

阿牛不在乎的說：

“这没有什么，算是你的，反正我沒地方收藏它們；再說，我的口袋……哪……沒个不透穿的……明天还是那个地方等吧！”

“不，”坤崽說，“你就到我家来叫我，可不要讓我媽知道！”

坤崽把兩只双毫紧握在巴掌里，把那个子彈夾和兩顆子彈揣在袋子里，滿怀高兴的朝家里走。

这虽然算不得是什么样的手艺劳动，但是，坤崽却从来沒有象今天真正算是撿东西賺了錢。

四毫子，交給媽媽，她也許会比什么都高兴。啊哈，她的大孩子第一回賺回来四毫子了！她不是总要說第一个孩子是女的就更好嗎？瞧吧，这回她該說男孩子最好了！

“爸爸呢，爸爸会怎么說？”坤崽自个儿嘀咕。

① 东銀是当时广东發行的銀角子，有一毫（角）一只，二毫一只等，二毫一只的就叫“双毫”。